

方法。《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向孔子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孔子却回答说:“闻斯行之。”学生公西华不解。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由此看出孔子对弟子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学生在生活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了解学生的方法。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学生同甘苦、共患难,对他们的特点往往用一两个字就能概括。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孔子还经常组织一些小型的座谈会,让大家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做到畅所欲言。《公冶长》中就有这种“各言尔志”的记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显,教师也就了解了学生的真实情况。其次,孔子也常采用个别观察的方法,听其言,观其行。如孔子评价弟子颜回的特点时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运用这些灵活方法,孔子培养出了众多不同成就的学生。如德行卓著的颜渊,擅长文学的子游、子良,善于从政的冉有、季路,言语见长的宰我、子贡。

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的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开展,要求学生健康地成长、快乐地学习,提高对事物的感知、分析、判断能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面对的是千差万别的学生,面临的是瞬息万变的教育情景,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模仿。借鉴孔子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把对学习的领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能“闻一知十”,发挥能动性,以对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四、用满腔的热情爱护学生

伟大教育家孔子非常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弟子冉伯牛得了重病,他不顾别人的劝阻,不怕传染前去探望,并握着弟子的手悲痛地说:“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

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高徒颜渊早逝,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内心的悲痛之情难以抑制。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保障。孔子对弟子的热爱还表现在以下几点:尊重、信任、严格要求。孔子倡导“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鼓励学生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生对教师唯唯诺诺,主张师生间平等交流。另外在对待学生上孔子往往作到宽严相济,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对于弟子子路的粗率,孔子就批评道:“野哉由也!”(《论语·子路》);看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予与何殊!”(《论语·公冶长》)当发现学生的错误得到改正时,及时给予表扬。如看到子路有进步时,曰:“由也升堂矣”。(《论语·公冶长》)对于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他常高度赞扬。例如对于学生颜回的勤学不懈就不只一次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学生只有被老师欣赏、爱护、平等对待,他们的个性才会得到充分展示,才更愿意与老师交流,创建科学、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师生间的关系僵化,教师的形象扭曲,阻碍了相互间的沟通交流,学生的积极性挫伤。爱是一把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师生间的情感互动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树立克服困难的勇气。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2500年前他所提出的教师理论,至今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现在我们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其中品德素质是灵魂、知识是基础、能力是根本。教师不仅要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拥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对学生的满腔热爱。因此,对孔子教师理论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另外一方面,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可以将孔子的教师理论作为指导,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张衡的文学成就

刘 洋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河南 南阳 473000)

张衡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擅长诗、赋、铭、赞、诔、书、疏等各体韵散文辞的创作。张衡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在被安帝征召之前,即公元112年左右,主要以模拟创作为主,如《二京》、《南都》、《七辩》等;后期是自此以后的创作,又以晚年的作品为主,如《四愁诗》、《思玄赋》、《归田赋》等,创新求变的成分比较大,这是张衡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张衡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

张衡的文学创作横跨东汉文坛近50年,积淀着社会、历史、文化与人生的风尘,蕴涵颇深。作为一个有才有识的作家,张衡对于东汉社会的衰变最为敏感。青年时期不应征召,不就举孝廉,带着初入世道的自信和清高。当时所作的《二京赋》,虽然走的是“劝谏”的老路子,但其本意已经大大突破于此,批判之锋芒毕现。《东京赋》中言:“今公子苟好剽民偷乐,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殍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也。”其中充满着对当权者的严正批评与警告。同时代的人文大赋虽也有劝谏意

味,但往往藏头缩尾讳不敢言,结果“欲谏反讽”。比较而言,张衡在此对于社会的关注和对于流弊的指揭是积极坦诚的,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只不过愈到后来,这种锐气在复杂混浊的官场生涯中被慢慢磨蚀了。张衡寄身宦海半世,对于名利平淡从容,倒无急功近利的狂热。

第一类是对社会黑暗、君臣失道的揭露。张衡作品中较多的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指责。《后汉书·张衡传》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在《二京赋》中,作者假托凭虚公子之口,写东、西二京的风貌,并借东京洛阳的俭约修礼,来反衬西京长安的奢侈无度。而事实上,西京天子的挥霍奢华不是张衡所见,东京天子也并非文中所写的那么俭约勤政,张衡只是用一个作家的眼光,通过艺术的想象和对比,旁敲侧击,揭露时弊,颇存“厚古而薄今”之意。《二京赋》虽是文字形式上的戏作,但其所表现的思想内涵却是深刻而严肃的。在其他作品中,张衡还揭露了官僚、礼制不修以及滥纬横行等种种社会弊病。“珍萧艾于重笱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腰褭以服箱。行跛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

常?”这是张衡在其《思玄赋》中对社会不公、压制贤良的愤慨之言。“群臣奢侈,昏逾典式”,以至灾异不断,国事艰难;“讖纬图说”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讖,一禁绝之”。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勇于批判现实的精神。

第二类是对山川景物、先帝功业的歌颂。张衡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与努力,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这种高唱赞歌的热情与他对于时弊的大胆指斥虽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却出于同一种深沉的民族之爱。“览中域之珍怪兮,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营。”张衡在其开山之作《温泉赋》里便满怀激情地赞美骊山温泉的灵妙神韵。《二京赋》中,张衡对泱泱前汉的城广势盛及当朝班超经营西域成功更是特别津津为他人道。最能体现张衡这种爱国恋土观念的是其《南都赋》。此赋中,作者从故乡南阳的地、宝、山、木、竹、泽、鸟、草、原野、园圃、厨膳、酒醪等一系列景观物产的描述中,尽情讴歌了家乡的美丽富饶,如描写鸟,作者搜经觅典,俗僻比类,竟铺列16种之多,字里行间包含着乡土深情。

第三类是对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张衡少年英俊,才思敏捷,自幼就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抱着求取功名、振奋祖业的真诚愿望游学三辅。《同声歌》云:“思为莞篔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袷袴,在上卫风霜。”用情爱腔肠,“以喻丘子之事君也”。在另一篇仿枚乘《七发》而作的《七辩》中,作者以无为先生背世绝俗,祖述列仙,引起七子辩论,最后翻然受命于髡无子的用世之告,来表达自己的人仕之志。然而,与此不相容的不公道的社会环境,对于张衡的压抑和排斥是非常严酷的。到了晚年,这种仕途坎坷、报国无门的失望与迷惘在张衡心中越来越浓重。《四愁》一诗,手法仿拟前人,“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中一唱四叹,反复吟咏,泣涕涟涟,表现出作家不得申其效国之志的沉重悲哀。在《归田赋》中,张衡这样写道:“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以慷慨,从唐生以决疑。凉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当年宏壮的效国尽忠奋其祖业的志向,在经历了人世宦海的沧海沉浮之后,最后发出一声“与世事乎长辞”的慨叹,悄然而逝了。张衡主体精神的逐渐失落而最终落根于思玄归隐之中,也便是正直与才干对于那个腐朽社会的无奈与感伤了。

二、张衡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

张衡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丰富的内容,带来了文学形式的极大进步,因而表现出与当时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

首先表现在创作题材的扩大与转移。张衡拟班固《两都》作《二京》,拟枚乘《七发》作《七辩》,拟屈原作《思玄赋》、《四愁诗》等,都是以新代旧,拟中有创,积极开拓了文学的表现范围。《二京赋》中,除了承前风描写皇帝贵族的生活外,又涉猎了较为广泛的市井生活,举凡商贾,游侠、门客等各阶层的活动以及里巷艺人的角抵、杂技、百戏歌舞表演,生动多姿。另外,在张衡的中后期创作中,其不拘于呆滞的文学遗习,大胆地以“冢”、“髑髅”等入赋,颇令时人咋舌。汉代及前代的文人创作,本质上仍是上层统治者文化专制的产物,帝王将相是文人们主要描写歌颂的对象,当时的文学所界定的范围是相当狭隘的,也是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张衡把纷杂多样的市井生活、把“冢”、“髑髅”等不祥之物、把“与世事乎长辞”的思想引入诗文赋的创作之中,

本身对于文学旧题材观的冲决是强劲的,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的题材,使文学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镜子”,并给文学园地的繁荣提供了新的条件。

其次是对文学境界的突变与超拔。汉大赋虽然繁富绮靡,斑驳陆离,但多是文辞的铺饰,尚无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学境界可言。而抒情小赋及诗歌却于短小清纯之中表现了作家的思想以及社会、人生与自然的风貌,把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意趣美结合起来。这种不可直视的境界,一方面复归了汉赋产生初年一如贾谊《鵩鸟赋》宣泄情感“嗚天望怀”的文学风气,把赋作从你唱我哄的拼盘闹剧真正引入雅致与理念的文学殿堂,赋予文学和作家以活的灵魂;另一方面,文学境界的营建,也是社会生活作用于文学的外在表现,是文学自身发展到尽头时求通思变的内在要求——现实生活使人再也激不起当年创制宏篇巨赋的热情了。这场文学境界的革命,不仅拯救,而且也丰富发展了濒临僵死的汉代文学。在以上对张衡文学创作的简单回顾与探讨中,我们不难看到,张衡的文学实践,是对于旧有模拟传统的挣脱,是对于新的文学曙光的凿掘。他的努力,代表了汉代后期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汉赋发展的涅槃与新生。在汉代及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张衡是承接传统、开创新风的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再次是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张衡作赋从模拟入手,拟作很多。但是,他的模拟却包含了超越前代的积极意识。张衡鄙薄班固赋的形式,“精思博会,十年乃成”创作的《二京赋》,成为汉大赋的长篇之极轨。《南都赋》仿时人骈律之风,力求工整尽妍,铺陈整齐有致,文辞富丽流丽,也是汉赋奇观。张衡晚年因生活的沧桑,早年拟制长篇巨赋的热情幻化成了对世事的慨叹与低吟,并由玄言赋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新的赋体——抒情小赋。抒情小赋以短小自如、超拔轻灵的艺术风格,区别于凝重繁富的大赋,其文寄兴闲适,清婉亮丽。“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戒,将遐驾乎蓬庐”,更至于“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这样的小赋,精短抒怀,去浮就实,去繁就简,在讲究句式的整饬之中刻意淳朴真实,其节奏顺畅,韵律和谐,通俗雅淡而不妖艳,升华了文学与人生的境界,在文坛上独起异军,对魏晋及其后的小赋、骈赋产生了巨大影响。王粲《登楼》、向秀《思归》、陆机《叹逝》、潘岳《闲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都受到张衡抒情小赋的影响。张衡对于诗歌的形式也有大胆尝试,他的诗歌开五、七言文人诗先河。张衡对于诗歌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于汉赋的探索之中。汉人不以七言为诗,其时普遍流行的七言歌谣及文人仿作,在初期也仅具形式,无甚诗意。及至张衡,他才在大小赋的字数、句数、音律、节奏中认识到诗及诗歌境界,并把诗境与形式结合起来,显示出朴素的诗歌观念。他的七言《四愁》、《定情》,五言《同声》及一些四、六言残句,都体现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结合后的“诗意”,其中又以七言影响最大。“七言古乐府外,歌行可法者,汉《四愁》魏《燕歌》晋《白紵》。”《四愁》一诗仿《诗经》与屈原之法,四篇连缀,分别以东望泰山、南望桂林、西望汉阳、北望雁门作起,每篇七言七句,句法重复叠现,反复咏叹,诗意盎然。《同声歌》效班固五言《咏史》,更在技法上突破了《咏史》的“质木无文”。合同一些四、六言残句来看,张衡对于文人诗的探求已明显,并逐步摆脱“兮”等余声,诗味渐浓,意境始出,作品亦不再是仅具形式的浅俗歌诀了。明代诗家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古体下》中评道:“平子《四愁》,忧柔婉丽,百代情语,独畅此篇。其章法实本风人,句法率由骚体,但结构天然,绝无痕迹,所以为工。”